

防 心

衍 · 夏

版出通書知新

防 心

養 衍 夏 滑

新 知 書 店

防 心

角九價定

衍 夏 者 著

新 知 書 局

兼 版 出
者 行 發

明昆 • 廣重 • 林桂
海上 • 港香 • 陽貴

廠 刷 印 學 科 者 刷 印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發

版 初 月 八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代序

「我們的武裝戰士在戰場上打退了敵人的軍隊，俘虜了三個戰俘，殺了敵人五個。」

×

敵人的軍隊之「俘虜了敵人五個」，這是不對的。在戰場上，我們是打退了敵人的軍隊，俘虜了三個戰俘，殺了五個敵人。

劇中情節故事人物團體，全出臆構，對現實人物團體，

絕無類似隱射之點。

——作者。

代序

「我們的武裝戰士在淞滬平地上抵抗敵人的軍艦飛機大砲，堅持了三個月，粉碎了敵人征服中國的夢想；我們的文化戰士，則於國軍西撤之後，在孤島上在敵人的圍攻之下苦戰了二十個月，到今天還沒有退却。不錯，我們的陣地被敵人的別動隊——汪逆——抄襲了一下，失去了若干的據點，但是我們僅退到江灣大場，我們依然扼守我們的陣地。在去年五月之前，上海兩租界，——有四百五十萬人口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是完全屬於中國的，是中國的經濟堡壘，是中國的文化堡壘，是東南游擊區的政治堡壘。我們用什麼力量守這個堡壘的呢？不是武力，不是金錢，而是文化，說得具體一點的是筆尖。在文化部門中成績最著的是新聞，補習學校，戲劇三種。特別是新聞事業堅定了廣大民衆對抗戰必勝的

信心，所以有人說，上海幾家報紙足抵二十萬大軍。從對敵人的威脅和維繫淪陷區的人心上來說，或許這個譬喻並不誇大。」

揮逸筆：「孤軍奮鬥的二十個月」

第一幕

子嗣。圖書院圖書室。

時

一九三七年冬，十一月下旬，上海淪陷了不久，南市的火還在燒，很多人逃進租界來，也有很多人逃出租界去，忙迫倥傯，悲憤和興奮的心情淆混在一起。

地

上海租界，滬西的平民住宅區。劉浩如的寄寓。

人

劉浩如 三十五歲，失業了的新聞記者。

防
其妻 (錦芳) 三十一歲。

咪咪 其女，七歲。

楊愛棠 二十三歲，過去是個學校劇團的出色的女演員，熱心的救亡工作者，八

一三以後一直在文協的戰時工作隊服務。

李 潔 二十五歲，劉浩如的友人。

仇如海 二十五歲，中學教員。

施小琳 二十歲，「上海戲劇俱樂部」的女主角。

倪邦賢 二十八歲，前「上海晚報」的本埠版編輯。

沈一滄 四十二歲，劉浩如的好友，某外商報紙的編輯。

x

劉浩如寄寓的一家衙堂房子的前樓，左手是從樓梯進來的門，正面一排玻璃窗，
 褪了色的印花窗帷，窗子開的時候，透過起伏的牆角和屋頂，可以看見一角被南市的

大火燻成灰色了的天，窗簾是一只大寫字桌，藤書架，桌上是檯燈，書籍，和亂堆着的報紙文具之類，右手是床，正面前方是小圓桌，櫈椅，等等。

從家具色調，一眼就可以知道主人公家境的清貧，除出一些和這屋子不很相稱的厚冊西書之外，可以說是家無長物。案頭一小盆廉價的草花，是這室內唯一鮮艷的色彩。

初冬的傍晚，五點前一刻，幕啓時浩如在看晚報，看樣子並不怎樣熱心，祇是想籍看報來掩飾他不寧靜的心境，他的妻子正在替他整理行李，把襯衫之類的東西一件件地放進藤篋裏去，離情別緒和對於明日生活的憂鬱，壓壓着她的感情，鎖着雙眉，緊張而沈默。

飛機聲，由遠而近，咪咪急忙地跑到窗口去，爬在寫字檯上，望着天，獨語似的咪咪 三架，三架，啊，四，……六架六架。（頭跟着飛機慢慢地轉，回頭來

對母親）媽，大轟炸機，六架。（機聲驟近，差不多就在屋頂上面，咪咪不自覺地縮了縮頭，凝視着，機聲漸遠，咪咪眼睛跟着機影旋轉來，仰着，好像故意做給她爸爸看似的對天上做了個輕蔑的鬼臉）吓！

沈默。（沈默出一陣會話）

銘芳

（整好了那只藤箱，對浩如）來，拾一拾，（看見咪咪還坐在寫字檯上）咪咪，下來，坐在寫字檯上像什麼？

浩如放下報紙，幫她把箱子拾起。

浩如

（扣好箱上的皮帶）理好了？

銘芳

（點頭）嗯，（想起了似的把床上的一只手提箱打開，指着裏面）這是你少不了的胃藥，這是果子鹽，每樣給你買了兩瓶，到了內地怕會買不到。（露出一絲寂寞的笑）

浩如

囉，（笑着）到了內地，多走路，多勞動，也許可以用不着吃藥啦，胃病，全是上海這地方悶出來的。

銘芳

（望着他）你倒好，今後有地方走了，把我們（撫着咪咪的秀髮）丟在上海。

咪咪

（噪着嘴）爸，不許去！噢。

浩如

（對咪咪瞪了一眼，這當然是沒有絲毫惡意的）別急，等我住定下來，立刻就寫信來接你們去。

銘芳

（從箱子裏取出一個信封）記住，在這裏面，針和線。

浩如

（有點不懂）什麼？針線，什麼用？

銘芳

出門人總要帶的，要是有什麼衣服脫了線，紐扣掉了，就可以自己縫一縫。

浩如

唔，（點頭，這針和線勾起了他的離情）你想得周到。

銘芳

（禁不住傷感起來）跟大家在一起，不要太好勝，你身體不好，飲食要當心，你愛吃零食的毛病，要……

咪咪

（夾上去）爸爸，不去，不去。

浩如

（抱起咪咪來，依偎着，無言）

銘芳

你走了，我們不知道怎樣過下去，……要不是爲了你的身體，在這兒會悶出病來，我也不放你走的……（嗚咽）

咪咪

媽，不給他去！噢！

銘芳

（望着他，流下了一大粒眼淚）

浩如

別說啦，過一會老李跟楊小姐他們來了給他們笑話，咪，把手帕給媽媽！

這時候，腳步聲，輕輕地叩門聲，銘芳很快地接過咪咪的手帕，拭了拭淚。

浩如（抱着咪咪去開門，邊走邊講）瞧，客人來了。（開門）

沈一滄進來，四十二歲，但是看上去好像已經是五十歲了，瘦削，花白頭髮，中國服，手裏拿了一些送別的罐頭食品之類。——他是劉浩如的鄉誼好友，大家很熟脫。

一滄（一進門，立刻就）啊，咪咪！這樣大了還要爸爸抱嗎？唔，叫我！

咪咪（故意作嬌）不叫！

浩如咪咪，沒樣子！（對一滄）啊，一滄！你也跟我客氣嗎？這算什麼？

（指着他帶來的禮物）大家第一歡，不要太客氣，這裏請不嫌，請進來。

一滄（笑着）這一次，你是爲國家遠行啊，（把東西交給銘芳）銘芳，把他

銘芳

裝在箱子裏吧。金裝士將錢不丁先。

蕭曉

啊，你也來這麼一套，（看了看罐頭）唔，你還送他松子糖，他的胃病，就是甜東西吃壞了的。（笑着，將罐頭放在桌上）咪咪，下來，給

沈伯伯拿烟。

一滄

別忙別忙。不買給他，他到了內地自己也會買的。哈哈，浩如真的今

和和

晚上走嗎？

（沈伯伯）……

浩如

唔，大夥兒一陣走……（沈伯伯）……

一滄

唔，那麼對了，得抱一抱，咪咪，你讓你爸爸走嗎？

銘芳

（瞧了她丈夫一眼）可不是，我也在說，看他怎的能捨得小孩吶。過了

蕭曉

年就是八歲了，還像三歲的小孩似的抱呀哄呀的。

一滄

那也難怪，你們就祇是這麼一位，像我們那樣的有了四個五個，就什麼

銘芳

也不稀奇了。哈哈。

噢，我倒忘了，聽說三毛在傷風，好啦嗎？

一滄

大概好了吧，我倒沒有留心。哈哈。

一滄

咪咪從她爸爸身上下來，拿了香烟給一滄。

一滄

唔唔，乖，（撫看她的頭髮）禮拜天帶你去玩公園。

咪咪

（把頭一扭）哼，上次不是說，帶我去看大光明嗎？

一滄

啊，好記性好記性，（抱住了她親熱一下）這禮拜天加倍，先遊公園，

後看電影。唔，現在的小孩，真是……

浩如

咪咪，別這樣跟沈伯伯……

一滄

那位楊小姐，李先生，都一起走嗎？（抽着烟）

浩如

唔，一共九個人，全是在上海就不下去的。

一滄

你可不見得就就不下去啊。

浩如

（答非所問）他們兩個快要來了，一起從這兒動身，還有仇如海，那位性急朋友，密司施，上次演過「桃花源」的，今晚上他們都到這兒來聚餐，說是送行，你也在這兒一起便飯吧。

一滄

噢，那倒很難得，給我碰上了，哈哈。

銘芳

咪咪，跟我到下面去，過一會客人就要來了。

咪咪

（搖頭，不動身）

銘芳把箱子之類疊起，下樓去，十一月的天晚得很快，暮色蒼茫了，一滄很熱脫的起來開了電燈，坐下來，緩緩地講。

一滄

唔，這局面，不知變到怎麼樣。

浩如

你們那邊沒有什麼變動嗎？